

美国决意“倒萨”并非仅仅是因为怀疑伊拉克与有恐怖主义有牵连，美国《新闻周刊》的这篇文章一语道破了天机。美国“倒萨”的真正意图是要改变现存的阿拉伯世界格局，而在美国看来，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是一块旧格局拼图中的最脆弱的一块，只要这一块碎了，阿拉伯世界就有可能四分五裂。

# “倒萨”后的阿拉伯世界

图片提供：本刊资料室

□ 何积惠 辛 赞 编 译

## ◎ 一张陈旧的拼图

前不久，一位温和、有影响的沙特人对美国学者说，你们的一个可爱的特性就是你们的急躁。他警告说，阿拉伯人与美国不同，阿拉伯领导人知道他们的社会就象一张陈旧的拼图，如果其中一块比如象萨达姆碎了，那么其它也就随之四分五裂。

有人认为：随着一阵狂轰乱炸后，对伊拉克的入侵将表明阿拉伯世界旧格局的终结，然而美国人在占领伊拉克后将如何消除这些混乱呢？他反问道：“美国人有留下来收拾残局的力量吗？你们的历史说

明你们不能够。”许多年轻的阿拉伯人可能会叫好，约旦的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说，美国的入侵将使一切支离破碎，也许事情的发展将变得更加糟糕，但至少事情发生了变化。

这并非说明布什总统真的希望发生巨大的变化，他谈到了阿拉伯世界的改革，但也与他的父亲一样希望保持现状。尽管他的内阁已经举行过会议，宣扬占领巴格达之后将建立更加民主的政府，但在可能发生政变等种种类似的结果前，这个目标还有点遥远。一位美国官员称，任何象萨达姆一样的独裁者已经感到有点“心惊肉跳”。

原先的政治棋局肯定会受到震荡，约旦王储 Hassan bin Talal 对《新闻周刊》说，“我认为虚弱的政权将倒台，我们处在即将诞生一张新的地区图景的前夕，它将走向世俗国家？种族国家？或者部落的？巴尔干化？还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阿拉伯人已经被它自己的政府所羞辱和排斥。该地区将根据他们的利益甚至奇想来新建和打破原有的法律。”他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特别的。”

如果真的发生了震荡，几乎不可能使阿拉伯政权联合起来，从阿尔及利亚到埃及到沙特阿拉伯，当局的支持者大多是一

样的：冷酷的安全机构、圆滑的穆斯林传教士及少数部落的支持者。他们不能代表现代国家，这是一种残暴的专政，因此，法律的规则被秘密警察随心所欲地解释。约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的主任 Mustafa Hamarneh 说：“政治的发展被不同的政见所困扰。”停滞被看作为是安全，宗教保守主义经常阻挠有着良好动机的改革。前不久，摩洛哥举行了第一次自由公正的议会选举，但有些候选人却强烈要求维护歧视妇女的制度。统治者不止一次地利用宗教作为反对变革的借口。另一位名叫 Radwan Abdallah 约旦政治学家指出：“独裁者发现这是维护现政权的最好的工具。”还有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萨达姆在他上台的第一个10年中，大规模地迫害宗教学者，然后将一切归功于真主，并将“真主伟大”的词语印在伊拉克的国旗上。

埃及令人尊敬的外交家之一 Tahsin Bashir 曾经非常有名地形容阿拉伯国家就象插着旗帜的部落，因为他们所谓的国家是由殖民者创造的。前约旦国王侯赛因的一位亲密顾问 Adnan Abu Odeh 说：“你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然后你就开始制造了一个国家。”然而地图上的这条线并不适合国家独立后的现实情况，政权没有合理性。“军事政变此起彼伏，”他说：“人们

将暴力作为改变现实的手段。”也不允许上街抗议，“镇压在阿拉伯世界是如此的成功，已经成为习惯。”总统自动地将他们的权力移交给子孙，他认为，阿拉伯国家处于现代国家的边缘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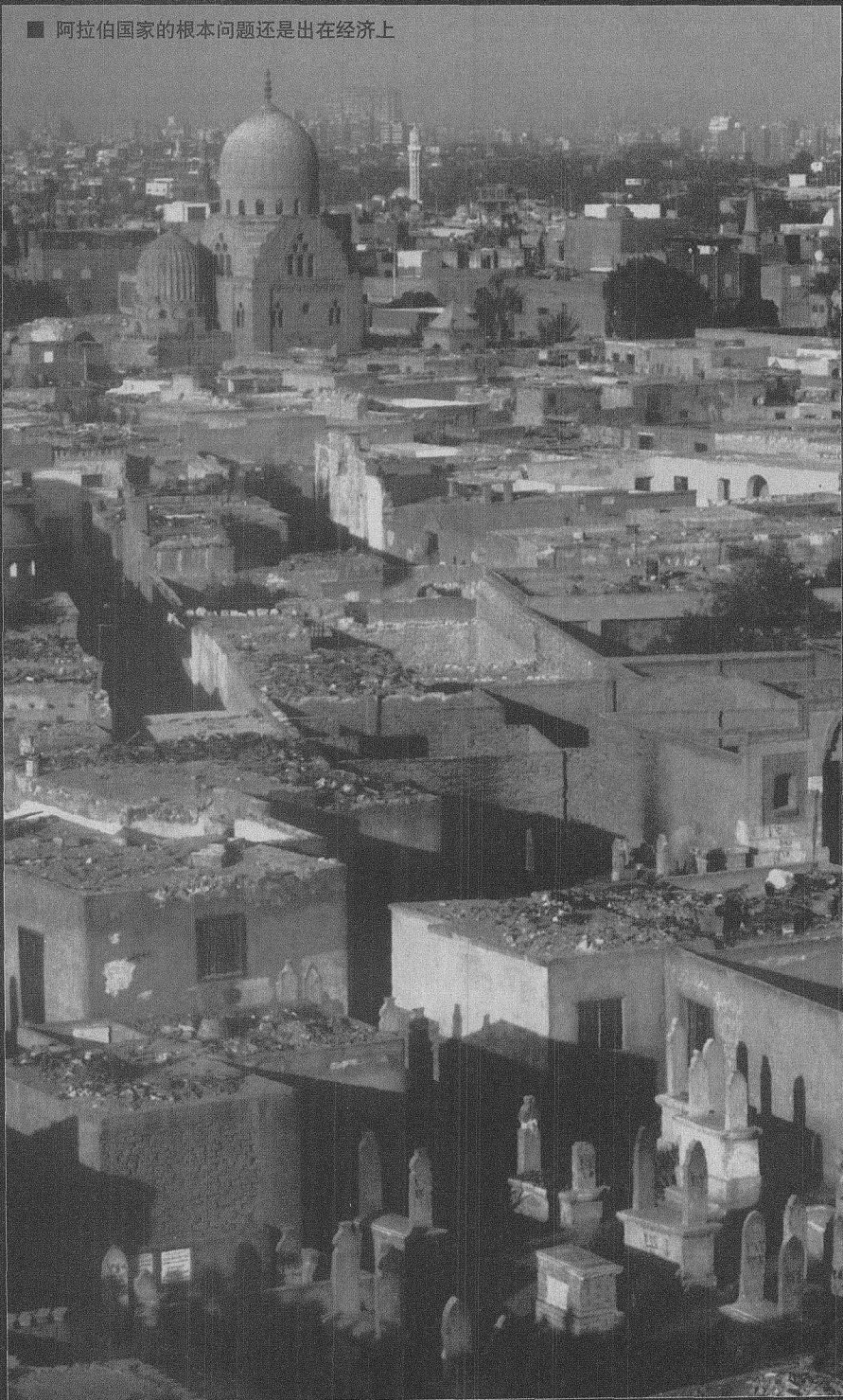
为了将拼图复原，或者为了防止它支离破碎，对阿拉伯社会来说，需要一种新的粘结剂，它既不是高压政治，也不是欺骗唬人，更不是愚民政策，它是一种适合于现代世界的机会——经济进步和伊斯兰的模范。阿拉伯人在寻找它，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既没有通过许多战争也没有通过短暂的和平来能够确保它。

### ◎ 中东经济的慢性死亡

对于中东稳定最具潜力的威胁之一，并不是在榴霰弹或生化武器厂里产生的，也不是来自伊斯兰的激进分子。这种威胁多半不为外交官和国家元首所关注，却要比美国的反恐战争更令阿拉伯人耿耿于怀，即使将萨达姆赶下台也未必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长期缺乏流动资金以及由此引起阿拉伯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经济停滞不前的慢性死亡。问题并非仅仅停留在收入偏低上，而是表现在缺乏现代化的银行和金融手段将现金从黑市中吸引出来，转而注入举步维艰的阳光经济上。从叙利亚到摩洛哥，阿拉伯的金融机构显得太原始，政治体制也显得太不称职，以至于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资本的基本需求。同时，阿拉伯银行不愿意提供贷款，股市处于难以运行的境地。由于现金的匮乏，又背上对货币估价过高致使产品被世界市场淘汰的重荷，阿拉伯制造商在出口方面远不能发挥固有的潜力。中东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也是踏步不前，外商投资者放弃了中东这块肥肉。目前，外国在22个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不到全球平均值的一半，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个百分点。

不管伊拉克发生什么变故，这个地区正在酝酿一场更加严重的危机。从1990年到1999年，阿拉伯的人均经济值增长尚不足1%，而人口却增加了4%。如果阿拉伯经济不能化解与日俱增的闲散青年与日俱增的愤怒，那么，中东将继续成为滋生激进分子的温床，正如稳健的中产阶级阿拉伯人纷纷撤离这个地区一样。“阿拉伯正在步非洲的后尘，”伦敦HSBC投资银行中东问题分析学家塔赫·加古尔说，“只要把一世纪前的阿拉伯经济与现状作一比

■ 阿拉伯国家的根本问题还是出在经济上



较，你就会明白它未来的走向——答案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从穆罕默德于7世纪初叶辞世到500年后法蒂玛王朝的终结，阿拉伯穆斯林就管辖着这个当时最为繁荣的帝国。它的版图从直布罗陀海峡一直延伸到中亚大草原，其臣民包括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波斯人和地中海人。阿拉伯人在东方的发达经济与西方的原始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陆上桥梁。他们利用烧窑与织机不断生产陶

瓷碗、玻璃器皿、铁制品和纺织品。据西班牙地理学家朱巴耶记载，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即使“武士们打得不可开交，”基督徒和穆斯林也照样忙于和平而文明的贸易。阿拉伯货币从斯堪的那维亚传到中国，一张在大马士革经签字的提款汇票拿到广东就会身价倍增。这些汇款单在阿拉伯语中叫做“塞克”，英语中的“支票”一词即滥觞于此。货物和货币的自由流通，对穆斯林早期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

响。穆罕默德之所以具有吸引力,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作为一名诚实商人的声誉,而朝拜麦加城也因此成为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这一时期的穆斯林要比现在更有进取心,也更讲理性。”大马士革大学伊斯兰历史教授苏赫尔·萨卡尔说。“阿拉伯工业以其纺织品、金属工匠、首饰、细木工创造了巨大的利润,也孕育出伟大的文明。”

一个世纪以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黎凡特岛屿一度成为经济繁荣、人口达 4000 万,但没有阻止物流的边界的地区。一次大战前夕,埃及的贸易额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这一比率接近于当时的英国而超过今天的韩国。如今,这一数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而且还在下降(不过仍高于阿拉伯其他国家)。于是人们不禁要问:阿拉伯的经济究竟怎么啦?阿拉伯除了石油外,不再拥有任何世人想要买的东西。它的大部分产品,如纺织品、建筑材料和食品都是为国内市场生产的,质量也比亚洲或拉丁美洲的舶来品低劣。那些稍具竞争力的产品又找不到增产所需的资金。政府贻误时机达数十年之久,早已将大量资本驱逐到地下或国外,以至于银行惧怕贷款,借方也放弃了寻求信贷的希望。据开罗投资银行的一份报告称,从 1991 年到 1998 年间,流入埃及的货币跟外流的资本一样多。在未来 3 年内,将有 150 亿美元撤离这个国家。“我们预测五年内将发生一次经济危机,”参与起草这份报告的奥马尔·阿卜杜拉说,“这将是一个转折点。痛苦最小的选择是国际货币组织的

紧急援助。这对于无能为力的政府仍是一个福音。”

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是有其深层根源的。一次大战后,英国和法国将阿拉伯地区分割成若干个酋长小国,分别纳入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瓜分阿拉伯版图的过程中,欧洲国家用自己的整套法律、税收和财政管理制度胡乱地培植起种种民族经济成分,形成了一种至今仍不时冒头的商业噪音。例如叙利亚的农产品,便常因保护当地农场主的法律而被邻国黎巴嫩挤出市场。阿拉伯联盟曾试图消除导致阿拉伯经济相互疏远的藩篱,但收效甚微。冷战使阿拉伯世界进一步陷入孤立状态。1958 年,迫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要阿拉伯领导人美国与共产主义之间作出选择的压力,许多阿拉伯国家转而步趋苏联计划经济的体制。这是阿拉伯国家争相尝试社会主义模式的高潮期,它始于 1952 年埃及上校纳塞尔发动政变掌权并将企业收归国有的举措。埃及社会主义的建筑师是鼓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阿齐兹·西德奇,他在 60 年代率先推行五年计划,把包括钢铁和阿拉伯养马业在内的所有工业均置于国家的控制下。

埃及之于中东犹如日本之于亚洲,是其他国家群起而仿效的一个样板。西德奇的倡议瓦解了埃及的经济实力,以至于到 70 年代末它再也不能承受国防预算。1979 年,萨达特总统只得同以色列媾和。作为交换条件,开罗在不改革经济体制的情况下要求并获得了西方的慷慨援助。埃及正

是带着摇摇欲坠的工业基础和人浮于事的官僚作风度过冷战时期的,但面对竞争愈益激烈的全球市场却毫无准备。西德奇的体制给埃及留下了少得不足以支付必要进口项目的外汇收入。1987 年,埃及为偿还外债耗费了微薄的出口收益的 70%,因而被迫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重新安排债务归还时间表的计划。

这一时期,阿拉伯各国政府已失去对各自经济的控制。70 年代出现的石油繁

## 马斯利家族:

### 中东地区的投资巨富

随着巴以冲突的不断升级,即将竣工的“巴勒斯坦之家”暂时停工了。这座豪华型别墅,是受约旦河两岸最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家族德高望重的族长穆尼布·马斯利委托而建造的。它坐落在纳布卢斯的山顶上,巍然耸立在这座一度以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工业中心而著称的城市里。

这座宅第是献给马斯利家族所追求理想的一座丰碑,他们渴望看到一个富裕的巴勒斯坦从中东的经济衰退中应运而生。马斯利现年 68 岁,生性活泼开朗。他用自己在欧洲之行中收集的装饰品如壁炉、雕像、瓷砖等将“巴勒斯坦之家”点缀得美轮美奂。在宅第内,地上到处堆放着数以千计盛有巴洛克和维多利亚风格的固定附件的柳条箱,正等待着——安装到位。那气派俨如巴勒斯坦圣地的赫斯特城堡。马斯利表示,一旦装修完毕,它将向巴勒斯坦人民开放。“我感到对他们负有一种责任,”他疾步走进主餐厅说,“以色列人砍倒一棵树,我们就栽种一棵树。他们摧毁一座房子,我们就建造一座房子。”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甚至未完成

■ 人们正睁大眼睛观望着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去向



荣,掩盖着其管理人员在审核资本和运用税款收入方面的无能。如今,石油国是通过抛售石油来维持偿付能力的,其速度之快一如采油操作。其他国家则是靠巨大的灰市得以生存的。伊拉克的经济之所以在中东最具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在联合国实行制裁十多年间发展起来的走私业。黎巴嫩和叙利亚都维持着巨大的地下贸易市场,在那里,从非法毒品到农产品一应俱全。

80年代的石油价格暴跌和阿拉伯国家对此的反应,为今天迫在眉睫的流动资金危机埋下了伏笔。产油国被迫削减投资,因而使得在波斯湾打工的阿拉伯人的薪水大打折扣,最终使中东非产油国至关重要的资本来源趋于枯竭。但阿拉伯政府宁可压缩信贷和当地货币,也不愿通过降低利息以刺激需求。由于稳定货币率的需要,阿拉伯中央银行耗去了大笔外汇储备,使当地出口业变得毫无竞争力。有些阿拉伯

政府试图通过借钱消费使经济恢复元气。如今,黎巴嫩的债务已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70%,约旦则为100%。同时,连年战争和计划经济的束缚,也削弱了一度卓有成效的世界级金融体制。90年代初,当中东和平进程启动时,阿拉伯国家一度承诺要实行改革,使投资银行在深受鼓舞之余纷纷看好中东市场。但经过几个大型私营化项目后,这些国家放慢了改革步子,投资者又将目光投向了东欧与东亚。

的“巴勒斯坦之家”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象征,特别是同前不久被以色列军队夷为平地的阿拉法特官邸相比的话。

自从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和平进程于10年前启动以来,以穆尼布及其堂弟萨比赫为首的马斯利家族就一直是巴勒斯坦当局和约旦的首要投资者。阿拉伯领导人欢迎马斯利的投资,称之为一笔宝贵的和平红利。特别是萨比赫·马斯利,至今仍不顾家里人的反对继续投资。现年64岁的萨比赫表示,马斯利家族有实力在这个地区搏一记,因为家族的大部分财产已在别处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投资。但他承认,这样做是有风险的。“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在摆设有西南亚古董的办公室里告诉记者,“当全盛期告一段落时,以色列人将不得不接受和平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巴勒斯坦人在家乡投资的很多,但像马斯利家族那样财大气粗的却寥若晨星。萨比赫同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王室人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黎巴嫩首相和房地产巨头拉斐克·哈里里也十分友好。萨比赫的侄子是阿拉法特的贸易部长,他还有一个侄子是担任约旦首相的。穆尼布位于纳布卢斯的寓所,还是阿拉法特

可以不带保镖过夜的少数住处之一。

自从萨比赫在海湾战争中大发横财以来,马斯利帝国就一直在迅速发展着。如今,他们拥有的财产包括不止一家旅馆、电话网络、水利工程、超市连锁店、海港开发、投资银行以及分布在西岸和约旦的汽车经销点。最值得注意的是,萨比赫·马斯利还拥有至关重要的供水权,打算有朝一日在可能成为这个地区最存亡攸关的资产中发挥作用:在死海与红海之间铺设一条世代向本地区供应新鲜水源的管道。“无论阿卜杜拉国王还是阿拉法特都意识到,经济是一个重大问题。萨比赫·马斯利是这个地区最大的投资者之一。”约旦律师兼国会议员马哈茂德·卡拉谢克说。“萨比赫在这一地区是无与伦比的。他的钱使他能对作出重要决定的人施加影响。”

在一个多半由名声欠佳的领导人主宰的地区里,马斯利家族享有崇高的声誉。萨比赫外出宁可打的,也不愿坐豪华型大客车。他的两个儿子参与了一项难得地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发起的活动:在耶路撒冷老城建立一个日托所。以色列往往把马斯利家族视为是一种缓冲势力,巴勒斯坦则将他们看作巴勒斯坦之声的化身——它在本地

区富甲天下,足以博得以色列人的尊敬。

马斯利家族的影响并非总是举足轻重的。1990年,由于全球经济低迷和巴以冲突,他们的事业一度前景黯淡,“萨比赫甚至无法兑现一张20000元的支票。”时隔不久,马斯利家族便因萨达姆而时来运转。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个家族获准向沙特阿拉伯军队提供食品,进而揽到一份为参与沙漠风暴行动的美军供货的独家合同。不到6个月,萨比赫·马斯利便赚取10亿美元。由这个家族于1976年创立的帕迪科开发投资控股公司,也因此控制了当地包括电话和股票市场的资产。如今,它在加西亚洲际皇家饭店拥有35%的股份。这座19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是在耗资5500万美元修复后于2000年9月重新开放的,但很快因巴以冲突而关闭。帕迪科的农业综合经营也一直因以色列封路而连连受损。然而,萨比赫依然“我行我素”地收购当地产业。对马斯利家族来说,最重要的资产也许当推在沙漠王国里始终短缺的供水权。“他们看问题很有长远的眼光。”约旦的一名巴勒斯坦裔商人声称,“谁掌握了这里的水源命脉,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地区。”



如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重新激活这些处于休眠状态的金融制度和驾驭阿拉伯世界巨大的未公开的资本，经济学家赫尔南多·索托在《资本的神话》一书写道：“出了开罗，那些贫困阶层就生活在被称为死亡之城的老墓区。开罗的一切几乎都是死的——死的资本、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的资产等等。能复活资本的机构压根儿无处可觅。”不少阿拉伯商人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资本市场的死亡。阿卜戴尔·艾萨是埃及多美亚特公司的老板，该公司位于达米埃塔这一以制作家具而闻名的港口城市，由家庭经营至今已延续了四代人，常为欧洲宫廷复制椅子、写字台、衣柜和其他日用品。它在 10 年前开始搞出口贸易，

去年出口至西方和日本的销售额就达 300 万美元，从而使这家建造在牛羊圈旁的混凝土堡里的家具作坊一举成为阿拉伯国家备受世界瞩目的企业之一。

但是多美亚特公司也像中东的许多制造厂商一样备受国家计划的困扰：进口税高得离谱，金融管理力不从心，银行疑虑重重，对进口木材限制严格。艾萨只好雇了一名代理商专门主管原材料的储藏，他抱怨说：“我们的政府简直无能透了。”为了扩大生产，艾萨想求助于私人金融市场，但在埃及根本就没有，只好动用自己的积蓄。这种局面反过来又使政府的财政状况更加糟糕。据估计，埃及灰市的营业额在 870 亿美元这一官方公布的国内生产

总值中占到 30% 之多。“这意味着我们的经济不可能对金融和财政刺激作出反应。”埃及经济部长助理莫希尔丁说，“90% 的埃及人不关心减税，因为他们除了销售税外很少付税，这也损害了人们对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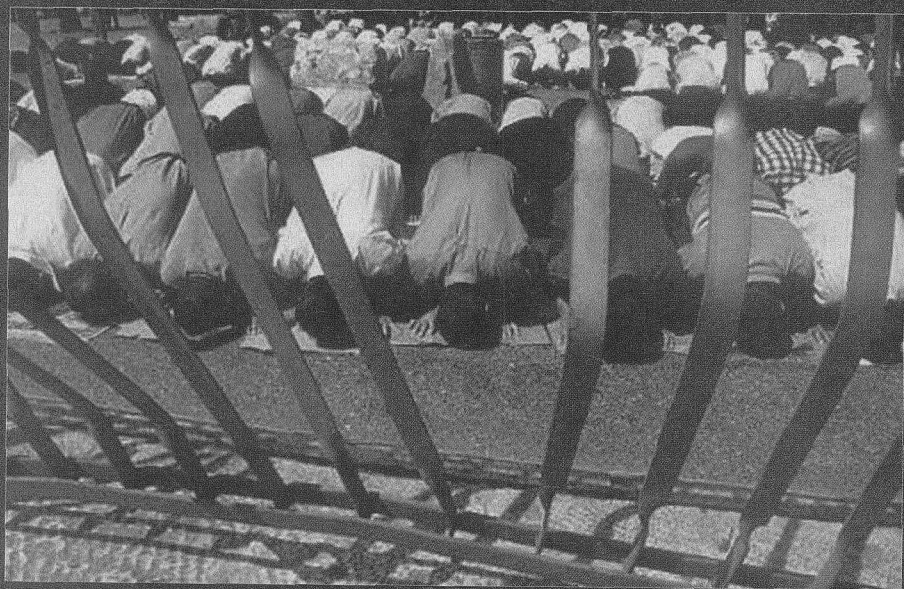
在埃及，政府的诚信度早已所剩无几。以期货市场为例，它的宗旨就是在政府无力保护埃币的情况下帮助各大公司不受货币波动的影响。埃及曾在亚历山大开设了一个世界第三大期货市场，但在纳塞尔当政期间被强行关闭，至今尚未恢复。“期货市场问题被摆上桌面已经 3、4 年了，却一点不见动静。”阿布戴·努尔抱怨说。阿布戴是维特拉果酱制造公司的管理经理，由于货币贬值使进口成本上涨，他的公司已被搞得焦头烂额。原来，阿布戴家族在公司上市股票中拥有 35% 的份额。过去的两年里，指数值丧失了一半，结果使每天的销售额由 2.5 亿美元惨跌到 2000 万美元左右。圈内人士认为，这种局面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改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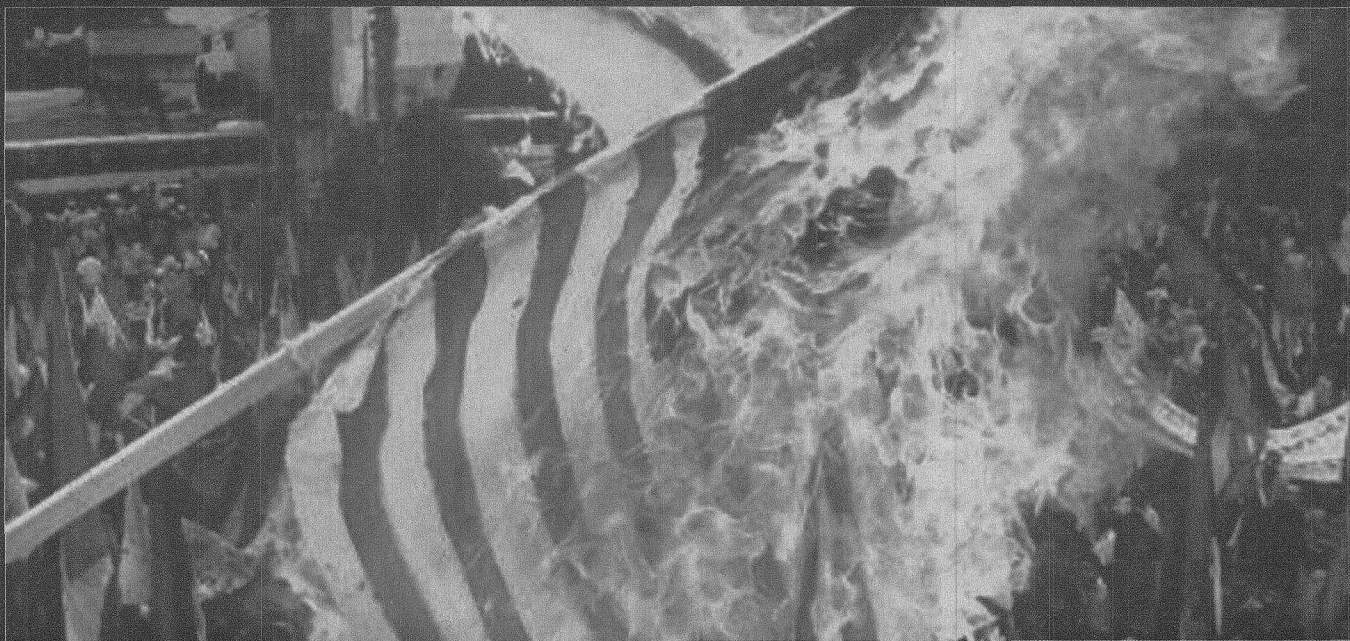
黎巴嫩一度因灵活多变的银行业制度而有中东的香港之誉。但时至今日，就连它也在为缺乏流动资金而苦恼，每个月有近 3000 名年龄在 25 岁到 50 岁的人背井离乡。1992 年，在经过长达 20 年的内战后，纳泽姆·甘多从英伦留学回国，以便协助父亲经营制糖厂。在政府开始向规模较小、效益较差的制糖厂提供津贴补助而导致甘多的糖厂销售额直线下降后，银行开始上门讨债了。“我们在金融方面采取了防范措施，”甘多说，“但这里的金融机构就是如此令我们失望。这也是在中东做生意迟早要赔本的原因。”现在甘多已关掉了制糖厂，转而种植起蘑菇来，成了黎巴嫩首屈一指的蘑菇农场主——但他购买种子的钱是向朋友和家人借来的。

不管怎么说，黎巴嫩总算还有商业银行可言。相比之下，与它邻接的叙利亚虽然刚通过一项银行法，正在向外国银行申请许可证，但眼下仍处于百废待兴的境地。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启发，政府将资金多渠道地分配给国营企业，从一定程度上防范逊尼派工商阶层变得太过强大。其结果是，叙利亚根本没有信贷制。每到傍晚，商店老板要把一天的经营额用塑料袋扛回家；夫妇住旅馆，得用装满现金的手提箱支付宿夜费；彩票中奖者不得不将成堆的票子捆扎起来，装入尼龙袋后用卡车运走。叙利亚的制造商在阿拉伯世界是最精明的，但非石油出口额在 170 亿美元的国



■ 阿拉伯的历史的下一个阶段难道真是国内的动荡与不安吗？





内生产总值中仅占 7%。像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叙利亚也在大谈改革,但总是流于虎头蛇尾,惟恐一旦动真格便会失去经济控制权。所以,政府一味沉湎于昔日的辉煌。大马士革一年一度的贸易交易会隆重开幕时,政要们总要以 8 世纪商业发达的倭马亚王朝的后裔自居,亲临现场以示庆贺。叙利亚经济虽号称每年以 2% 的速度递增,但据西方外交官私下估计,近年来的下降率已达到 2 至 4%。

如果说经济恶化只是导致流动资金危机或紧急援助的话,或许还能给人带来一种宽慰。至少,伊斯兰激进分子在二战后的崛起恰好赶上经济衰退期,这一势头又因 80 年代中期的油价暴跌而更形严重。在战争威胁愈益逼近伊拉克之际大谈阿拉伯经济,也许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有人主张,只要把伊拉克从萨达姆手里解放出来,就能充分发挥这个一度是阿拉伯工业中心的国家的潜力。但应当看到,战争效应是一闪即逝的,不可能带来深层次的变革。阿拉伯世界有的是钱,远未濒临破产。如果美国有意要医治阿拉伯经济的这一顽疾,它尽可以把每年耗费在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的数十亿美元变成目标明确的援助计划,促进其金融机构走向现代化。这样,就能给那些闲散而危险的年轻人带来一线寻找职业的希望,也使中产阶级有理由留下来参与家园的重建。

### ◎ 只有推翻萨达姆才能改变阿拉伯人的看法

即使开动美国全部的宣传机器也无法

说服阿拉伯世界接受推翻萨达姆是正义和合理的观点,有些阿拉伯人以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自豪,还要想制造更多的麻烦。因此只要布什的内阁成员越是反对攻伊计划,就越是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主要是因为阿拉伯人生活在一个政治幻想的世界,那里普遍流行的反美情绪是由知识分子煽动的,他们不惜抓住一切机会歪曲布什关于萨达姆的最新讲话。

那么布什应该退却吗?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推翻萨达姆才能改变阿拉伯人的观点,平息争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无法有力地维持腐败的政府,因此害怕阿拉伯梦想的消失。他们不敢面对现实,代之以故弄玄虚的空谈,在目前的危机中,他们只在公开场合反对武力打击伊拉克,而私下却支持美国用最终的手段解决这个他们也轻视的政权。

阿拉伯需要一个震惊来将他们唤醒,埃及在 1967 年战争的失利沉重打击了自纳赛尔 1952 年掌权以后的民族自尊心。不幸的是,在进行了各种痛苦的探索以后,这个失败也助长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滋生。而萨达姆倒台而引起的震惊将使他们认识到,需要开创一个实用主义的新时代。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新时期正在出现:伊斯兰极端分子号召用武力反抗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只得到了很小一部分人的响应;当美国要求阿拉伯国家审查他们国内所有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组织时,不仅得到了积极回应,而且就连穆斯林兄弟会、Salafi groups 等激进的伊斯兰运动也急忙表白并修正他们的形象,以证明他们与恐怖主义绝无关系。这些温和的领导人自此

受到了来自内部及外部激进分子的责难,从而导致在伊斯兰运动内部产生了根本的分裂,当然,还没有造成崩溃。从操作的手段上来看,本·拉丹攻击美国的行动是成功的,给予极端分子以更大的信心:他们能够伤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而且,在美国的狂轰滥炸下,拉丹的生死不明也给了年轻的狂热分子以新的希望。

然而,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将进一步削弱伊斯兰运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将乐于看到借此机会进一步削弱极端分子的影响。而萨达姆的垮台将粉碎阿拉伯人的最后的梦想。一旦美国击毙了这个给饥饿的人民喂以空洞的口号的独裁者,那么其他领导人再想端出同样的菜谱将是困难的。阿拉伯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将是国内的动荡与不安,也就是内部冲突。在萨达姆被赶下台后,将没有一个阿拉伯政权包括叙利亚和利比亚,敢于挑战美国。大多数将被迫接受改革的口号以平息失落的群众。如果华盛顿能够带领阿拉伯国家充当以巴冲突的调解人,该地区将明显地一改过去的面貌。

萨达姆的被推翻将标志着自 1948 年起随着反对新生以色列国家的战争而开始建立的阿拉伯时代的终结,自那时以后阿拉伯人提出了许多口号,梦想建立泛阿拉伯联盟、伊斯兰国家等,可是都成为泡影。在萨达姆倒台后,随着极端伊斯兰政党和巴勒斯坦问题的瓦解,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将无法采取暧昧的立场,他们将与内部的威胁作斗争以维持权力,他们将睁大眼睛,用冷静与务实的方法来面临和解决国内的问题。